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七

齊郡馮琦用韞著

策

問保治 辛丑會程

問兵制

問兵法 壬辰武試

問備倭 同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問自古有國家者往往有偏重之勢而後之善敗隨之如周分於列國漢危於外戚東漢激於黨錮唐衰於藩鎮宋弱於夷狄治亂之跡具在果始制之失歟抑漸靡使然而失於救歟儻在於此患在於彼或即以救之所爲爲敝之所起其故何歟抑安危之機別有在而補苴矯正非其本歟我
國家立國規模高軼千古中外相制輕重相權上下相維結其詳亦有可指陳者歟前代未有更二百年而晏然無事者而我
國家重熈累洽海内謐如此亦極治之
朝已

乃識者操過計於徙新抱隱憂於竭澤亦有說歟進言者未事常苦不信有事常苦無及詩人所爲賦桑土也諸士有審機度勢如賈生之策治安者乎願推古今治亂安危之本以對或庶幾乎以古爲鑑云爾

執事策士終篇以古今立國之勢下詢若將謀於野而以古爲鑑者請以臆對凡人之身必有受氣不足之處其徵先見而後以身從之或憂所不足以藥成其偏勝氣血底滯則從其底滯之處受病而身從之古今國勢大畧有似之者人有恒言曰周分於封建

漢危於外戚東漢激於黨錮唐亡於藩鎮宋衰於夷狄夫謂漢危於外戚宋衰於夷狄者是也謂周分於封建漢激於黨錮唐亡於藩鎮者非本論也周之衰也諸侯翼戴天子而夾輔之至後之爲七國者盡非文之昭武之穆也秦楚夷也齊與三晉簒也周封建之國存而周存封建之國亡而周亡則其分周者乃諸侯之賊而非周之諸侯也漢之季世政出多門内參賓客典州郡權財利鬻食百姓西園騶卒踐蹋命吏一時號爲清流者急與之角而力不敵正如醫不揆緩急標本而反以藥促其劇耳而非其本病也以

彼事勢激亦亡不激亦亡漢之亡不因黨人也唐之藩鎭當安史大亂之後而餘孽未殄耳互爲聲援互爲制伏而莫敢先發侵伐者皆以王室爲名及劉氏敗羅氏弱王氏請盟然後汴梁獨盛而莫與之爭故河北强而唐弱河北弱而唐亡如人病一股一臂而身尚存也至心腹之病作而身與股臂同歸於盡夫唐之亡也內外相攻而盜賊起於下不盡因藩鎭也此五者或然或否然皆有先徵焉五伯先見始有列國呂霍先見始有新莽南北部先見始有黨錮寵任蕃將先見始有藩鎭契丹元昊先見始有金元旣以

此始亦以此終所謂受氣不足之處而其徵先見者耶然亦有矯之而過救之而適生患者秦矯周之分而以孤立亡漢矯秦之孤封三庶孽半天下而七國之變起已復矯之分王其子孫同姓幾與齊民等外戚乃始重距之東漢梁竇相踵不得已以中官除之而權在內不得已以外兵除之而權在外唐之末亦以中官監外閫而權在內後復外兵制中官而權在外此不亦救之所爲患之所起耶唐之藩鎮誠足以弱唐而夷狄之禍淺宋以杯酒釋兵權千古以爲得策然邊鎮弱而夷狄之禍深至李綱復欲分天下爲

四大鎭夫邊鎭太强則唐太弱則宋此不亦救之所爲患之所起耶由此觀之氣不足而失於救則敗救而過其則至於氣血偏勝則亦敗要之有大氣運大根本而數者不與焉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創之初恭已節約輕刑薄斂滋育培養元氣盎然如漢文景唐貞觀宋隆德於時春也物力既盛文明日侈人主撫盈成之樂意無所不得於是封禪禱祠征伐土木之役窮奢極欲發天地之藏以耀耳目如漢之武唐之高玄宋之真宗於時夏也文明既洩物力亦詘盛極而衰乃始補苴裒益制節謹度以名法刻核收拾

煨燼如漢之宣帝唐之憲宗宣宗於時秋也刻核之
餘天和亦損於是上下蕭條公私貧匱國以民爲氣
而氣虧民以財爲血而血耗宇宙逼仄人不樂生間
有孤陽乍回而終不勝其寒冱如漢唐宋之末季於
時冬也此豈天地自然之氣默運密移而人事從之
耶抑亦人事有得失而氣運隨之耶總之以民爲本
以民心思治思亂爲候然則古今治亂安危之本可
一言而蔽也我　國家立國規模高軼千古其密似
周其質似漢憲令似唐而德澤過於宋凡前代滲漏
偏重可以爲禍始者皆深鑒其失而密塗其隙竊覩

其立法之意大畧尊主權肅臣紀分政務散兵柄上下中外互爲綰結權重者以法輕之事輕者以法重之假人以寄其法據法以責其人如設規矩而以匠運之嚴轡策而以御操之天下之人皆範圍於法而無敢自爲異故前代有相業而　本朝法外無相業前代有將畧而　本朝法外無將畧前代有清議而　本朝法外無清議前代有循良而　本朝法外無循良此數者皆未及古人而合之乃勝古人則法勝也蓋前代人自行其意今則百司無異意以奉一法前代朝自爲政今則列聖無異政以守一法彼當其

偏勝而後世受必趨之勢更亦亂不更亦亂　本朝
無所不兼而無偏勝守之則治更之則亂矣愚嘗以
爲　國家之制如魏之淩雲臺土木輕重無錙銖相
負而漸靡之久亦有稍失其初者內之制外自邦畿
郡國遞相內外以鈎繩相聯便控制也極控制之所
至則　宮闈之外莫不外之矣上之制下公卿大夫
士遞相上下以臂指相承示隆重也極隆重之所至
階級之下無弗下之矣任當其人無近效不當無近
害人主見天下無所加損於法則以爲可有可無可
緩可急漠然與臣子不相親而人臣奉法以治持法

而議避文法之意多而修職業之意少修職業之意多而憂　國家之意少則亦法爲之也節制太關於上互相鈐轄互相牽纆天下之事重遲而難舉委寄太輕於下憲令在前議論在後天下之人束縛而難動無事不能致亂有事亦不能定亂致亂之難者權無所寄而勢不偏重也定亂之不易者權無所歸而勢有全輕也要之全輕之極卽爲偏重則亦法爲之也以今日全盛之勢　宗藩不治民外戚不干政士無私學臣無私黨大將禀於制府而夷狄稱外臣政出於一而分於六卿六列亦無敢專一事然則　國

家所患必不在　宗潞不在外夷不在外戚不在邊將而亦不在公卿大夫士所爲蒿目而憂者上獨在宮府之隔下獨在閭閻之匱耳嗟嗟二正之季儻亦有先見爲徵象者乎而非草茅所詳也生自閭閻來知閭閻事夫閭閻者根本之計而氣運所關也本朝治民之法甚詳而養民之法稍畧養民之法旣畧而取民之制則詳試取今日租賦之額比之數年以前倍矣比之三十年以前再倍矣易地而水旱比省而災沴而軍興繼之而採山榷稅算舟告緡之令繼之賦安得不增財安得不匱民安得不貧夫已貧

則不畏貧必死則不畏死法制誠審根本無乃傷乎
根本傷則微風可以隕擇元氣病則六氣可以生疹
乘虛而入耳又非獨虛而已氣血交爭而不定則五
臟自相剋相爲病執事曰以古爲鑑竊謂周漢宋事
不相肖也若東漢晚唐之弊則異日不可知耳漢之
季中臣以黨傾外臣始而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
其敝而乃移之於國唐之季南非司如水火矣始而
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其敝而乃移之於國夫激
則爭之漸也爭則搆之漸也搆則獄之漸也獄則兵
之漸也以　官府之隔而成閭閻之匱以閭閻之匱

而開中外之隙執事所謂過計者儻在是乎夫揆無
彊之祚極年世之上則八百爲春中天適値之時也
累朝以來奏雲門歌大夏極盛矣然非有矜侈揚
詡窮極物力塗飾觀聽者也而察顛連於道殣睍荒
涼於逃屋顧似有搖落變衰慘淡而爲秋之象內而
觀於荃宰之間堂廉之際又似有天升地降閉塞而
成冬之象以上下之閉塞而欲救民閒之搖落士寧
得無蒿目而憂乎夫寒暑者四時之序也斗柄所指
分四時者也當折膠而曝日不啻挾纊日南至則春
候耳人主日馭也政令所出則斗柄也德意之沛取

諸方寸施諸六合六合滿矣施者不勞也自有之利
我以不奪爲與民以不損爲益益者衆矣與者不費
也至密之法通之以意至峻之等聯之以情情意洽
矣而至密至峻自在也前代之救弊也弊在法不獨
在一時救者不得不矯矯之則勢不偏輕即偏重權
不在外即在内故其害在變法令之救弊弊在一時
不在法救者復其舊而已無所事矯不矯則勢原不
偏重亦不偏輕權原不在外亦不在内故其利在守
法夫推創守之旨觀治亂之原衡輕重之勢通上下
之情杜中外之隙一日而祛四海之患一日而存萬

世之計獨在　至尊耳一念轉移即爲氣運　明主在上執事亦可以無煩過計矣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强幹威不庭備非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爲七校唐之府兵更而爲彍騎此二代者皆當承平之世而議變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耳目勵武節歟然武備不加飭而一代之制因以遂壞何也我　國家統兵於五府練兵於三大營權輕重强弱虛實之勢至熟也後更爲十二團營又更爲東西官廳已復爲三大營至嘉隆間而議論滋煩矣

有議汰兵以精簡練者有議募兵以實行伍者有議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者有議倣五府而授之六提督者有議京兵戍邊以習行陳者有議邊兵入衛以強根本者此其說孰得孰失歟夫增與減爲兩端分與合爲兩端出與入爲兩端且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效其咎安在茲欲使將無玩愒兵有紀律以應幾　二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借前箸籌之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爲也有祖宗之制有祖宗

之法法者制之所託以行也夫虎賁七萃宿屯京師
左偏右承中權後勁祖宗之制也敦陳整旅三令五
申賞不遺賤罰不阿貴祖宗之法也故國不虛重兵
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以有法在也法在而制
託以行若不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
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祖宗之制則
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
軍以衛宮城而調之郡國北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
輔兩軍相為表裏而相制伏為後世計至深遠也自
武帝增京師兵置期門羽林七校之屬又罷二尉盡

屬大將軍而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斯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至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廢於是一切召募實之號曰彍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煒然滌雪一時耳目哉乃其後浸耗浸廢蓋至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覩其害也何也制有所起而弊有所始法者制之所託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弊之所從始也將將法高帝南北軍必不弊將兵法太宗府兵必不弊向使武帝玄宗思所由弊而遡之以至於所由起補苴其漏彌

縫其闕而又無所侵撓於其間則南北軍府兵雖百世不易可也不務出此而輕徇一時之見一人之議故其始也以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議祖宗之制其既也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也祖宗之制壞而一時之法亦壞故御兵者愼無輕議祖宗之制爲也我 太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易制古今善將將者莫加焉 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兵分而易練古今善將兵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革不用士不能無引而怠玩土木之役幾不能軍故于肅愍更爲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所謂精神足以行

其法者也至正德中兩官廳之設法與制兩無取矣
大抵兵制始未嘗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無變變
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文景而弊至武帝
而變變而復弊元成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
也唐之法至高中而弊至開元而變變而復弊天寶
受之當唐之中葉故不能復振也我　朝之法至正
統而弊至景泰而變變而復弊正德中受之會當
皇帝中興之運擴然大變積習之陋復爲三大營天
下乃始復見　二祖之制其所以駕馭諸將吏朝白
羽暮黃鉞亦與　二祖將將將兵之旨符焉而天下

玩愒久弊實深　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盡行也至於今二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而不精也爲之説曰汰冗兵夫冗兵曷嘗不汰也簡精鋭爲團營而汰冗者爲老營未幾而團營猶老營也簡精鋭爲正兵而汰冗者爲備兵未幾而正兵猶備兵也嘉靖中嘗議簡精兵四萬人矣難者曰拔十得四其六且安用也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汰也爲夫汰之不可爲之説曰實行伍實行伍不過清勾召募兩端召募則嘉靖中民兵是已不三年而亡其半彼其易聚易散散而不可復聚者無

尺籍伍符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備兵也然清勾之令下而吏以爲市一兵未具而民已擾矣徵解旣至而軍尉以爲市國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矣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爲夫減之不可增之不可爲之說曰重將權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如嘉靖庚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而授之一人非故也將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士心而握兵柄旁觀者寧無置喙也卽國家推赤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乎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合也爲夫合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分

將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慶庚午之議是也然以三營而立三提督以三武臣而用三文臣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師無成命雖多何爲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爲夫分之不可合之不可爲之說曰京兵之弱不習戰也乃始有京戍邊之議夫邊且奚以此爲也如以待戰是委敵也不然則安用兩軍之士戲而京兵憑軾觀之爲數十年來曾有大建旗鼓當一血戰者乎戰猶未也習於何有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也爲夫出戍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入衛京師以强本也乃始

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邊之卒列鄣而守今簡以入衛虛門垣守堂奧虛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也正德中邊將嘗入矣所謂四外家者交通變竄禍機不測說者謂彼見京兵脆弱而恣爲橫也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入也夫所謂今之將者何也謀帥必於勳胄則其選太隘也協理以旬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選太輕則其令不行也部將之屬太濫則其弊難覈也所謂今之法者何也盛爲之聲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爲之禁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顯爲之舉劾而不程其職則其

聽紛也槩為之賞罰而不鞭其後則其權撓也故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攣必且掣肘必且玩日必且視蔭必且剥軍以自潤必且便文以自營必且逸於法之外必且舞於法之内而　二祖之制乃始一切廢格而弊端滋起於是議者覩其一不覩其二覩其末流不覩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呶呶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增則益冗議減則益削議合則太重議分則太輕議出戍則滋勞議入衛則示弱徒日取成制而紛更之而營務愈以不振故愚以為以今之將用今之法無往而可也若

以　二祖之法御今之將卽無往不可也夫五軍者　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大營者　文皇帝之所練習也則徵我　二祖當孰法哉　高皇帝諭武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其實實則難破武備不可一日忘也故以飭武備　高皇帝法在也諭陸齡曰軍旅之事申嚴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息志故以申軍令　高皇帝法在也諭趙宗等曰軍出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閱騎士弓弩各爲部分將士私乘戰馬者罪無赦故以肅軍紀　高皇帝法在也　文皇帝諭兵部曰將士

爲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其力無以四方
無事將士家恩不周也故以體將士　文皇帝法在
也諭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多以罷弱應數所簡官
須罪之軍士逃逸缺伍當奪所管官俸故以覈軍伍
文皇帝法在也閱武營内指麾諸士卒坐作進退
無不如指顧謂方賓曰節制之師庶幾可用然朕每
御師未嘗恃其巳習輟操練也故以勤訓練　文皇
帝法在也是故議法者與其自爲儀不若取府之載
而條奏之柄法者與其自爲制不若取象闕之憲而
申布之有所遏佚吾致明之有所廢閣吾致行之有

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務平之如此則二
祖之法必行　二祖之法行而制可無議也嗚呼今
獨不得　二祖之臣而與之行法耳何以呶呶議制
爲哉大抵祖宗行法甚易垂法甚難後人變法甚難
守法甚易祖宗不憚其難以貽後人後人舍其所甚
易而圖其所甚難則胡不引漢唐之事觀之也彼武
帝玄宗其精神足以行其法猶爲厲階況夫法之不
行而議祖宗之制者哉蓋洛陽有淩雲臺焉衆木輕
重無錙銖相負臺雖高峻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魏
明帝支以大木而壞説者謂輕重力偏故也彼其以

增減分合出入議營制者皆支凌雲臺之類也
問自古名將戡難破敵戰勝攻取其經畫皆有深意非倖勝也試舉一二與諸士籌之有冒雪夜進而士卒不知所嚮以破蔡州者有愛惜士卒緩攻持久以破廣固者有起土山攻城而忽併兵撤圍以散之者有聽其樵牧而後晝夜兼攻以下之者有盛修攻具而反以野戰取勝者有先設長圍俟其食盡而後攻者有不殺間諜而使招降者有殺其使而反降其城者此八人者事勢相反而功烈同符可縷指而明其意與

夫兵法攻守勢倍而又曰攻有餘守不足談兵者宜何從焉往歲洮河之役守既已不足今歲寧夏之役攻又非有餘其失安在諸士其詳著於篇用觀方畧

凡兵守易而攻難所謂攻難者勢兩敵力兩敵不然則仗名義以自存不然則僭竊之久以私恩自結於其下者也若夫以我之兵攻我之城原非兩敵勢力又兩不敵以順討逆彼無所假以召號其衆而又非藩鎮僭竊之久有以自結於民處此四資而稱事難意者其有遺策耶自古談兵者皆曰攻不足守有餘

守者主攻者客攻者勞守者逸十圍五攻難易可知
也然攻者有所不攻而守者無所不守有所不攻則
常聚常合無所不守則常分常散無所不備則無所
不寡彼勢益寡則此勢益衆故孫子曰守不足攻有
餘愚以爲顧用之之術何如耳或以攻爲守或以守
爲攻或自守而可以攻人或攻人而反不能自守或
以有餘而不足或以不足而有餘或內不足而示之
以有餘或外若有餘而益見其不足故善戰者以我
制有餘不足之勢其次則聽其有餘不足之勢而以
我從之其最下則用強勢反以弱用得策反以失我

本有餘而反至於不足敵本不足而使至於有餘往歲虜嘗攻我矣何其易潰也今歲我嘗攻賊矣何其難破也虜爲賊用賊挾虜勢賊巳困而未能制其命虜巳去而尚復虞其來内未能攻賊而外反憂虜之攻我則愚未敢論有餘不足之所在也吾意古之善用兵者不然古良將破賊有以急攻者有先急而後緩者有先緩而後急者有攻而反以不攻有不攻而反以攻之者有受降而以降之有不受降而反以降之者以急攻之者李愬是也雪行七十里乘夜以入而蔡州平以緩攻者慕容恪是也愛惜士卒須時日

以取之而廣固破先急而後緩者朱儁是也破其外城忽併兵撤圍俟賊出乃擊而韓忠禽先緩而後急者司馬懿是也先縱樵牧乃復晝夜合圍以攻之而公孫淵死攻而反以不攻者耿弇是也盛修攻具以誘之卒以野戰勝敵而張步降不攻而反以攻之者郭威是也按兵不戰俟其食盡然後進衝梯以攻之而李守貞滅受降而以降之者高仁厚是也諜來不殺因遣歸招降而阡能誅不受降而以降之者寇恂是也賊將迎謁就軍前斬之且令固守而高峻下此八人者急亦勝緩亦勝先緩後急亦勝先急後緩亦

勝攻亦勝不攻亦勝受降亦勝不受降亦勝方畧相反而成功畧等何也則以我制有餘不足之勢而勢從之者也夫論軍食則司馬懿一月之糧比今爲寡論外援則李守貞三叛之助比今爲多論兵力則朱儁耿弇數千之衆比今爲少論賊勢則段龕吳元濟比今爲劇論將權則寇恂高仁厚比今爲輕論天下大勢則彼當分裂搶攘之餘與夫叔季陵夷之後而我乃值海内之全盛仗　天子之威福集滿庭之羣策簡九鎮之精鋭古人操數不足之勢而反以有餘今人處數有餘之勢而反以不足意者其有遺策耶

術其始賊之初起揭各邊通行之例指爲激變欲以動搖九塞而躬首難以爲倡始一呼而鄰鎮無有應者而賊始窮矣則又出兵攻左右衛圍平虜狗各城堡不下者自謂自河以西可斷而有我兵渡河賊僅守一城而賊又窮矣賊以我財勾虜以虜自衛賊爲虜導虜爲賊援可以併力一嚮及虜入而縱兵大掠滿意而去賊自賊虜自虜而賊又窮矣大約使賊外憂攻內憂應則我之利也使我內憂賊外憂虜則賊之利也入而誅重賄於賊出而邀重賞於我持兩端操兩權則虜之利也虜所掠賊所賄我所賞皆吾

財也死於賊死於虜死於攻賊攻虜皆吾人也於我
無不爲害於虜無不爲利賊於虜猶隷農也不能享
爲人而已循我討賊之策始終有三始而離之已而
降之已而攻之賊未始不可離而離之乃益合未嘗
不可降而降之乃益侮未嘗不可攻而攻之乃益堅
凡人情同利同害則難間也俟其自爲利害而後說
得入焉間之用徵間之跡晦受逞而不知乃可以得
志今謀始起黨始合而遽曰使彼圖此使此圖彼三
尺童子皆知其爲間此所謂施之有鳥之處而駭鳥
者也故曰我欲離之而益合也賊之初起奉其部卒

以身下之彼猶懼事不成禍有所歸我亦陽信之而
無盡暴其情異日彼於可死可生之間而求生地則
事必有變而吾可藉之以行其權業已名之爲賊彼
無生理我無受理而始曰招安則是賊明以愚我而
我自愚也故曰我欲降之而益侮也自古破名都大
城必藉已勝之威以氣奪之不則有必勝之策以計
取之不則有必不敗之策以久持之今三者無一焉
而驅士卒冒鋒鏑蟻附而攻堅城死傷蔽野士氣阻
喪賊既得討其黨益合城中望王師者撫襟投淚而
無所復冀故曰我欲攻之而益堅也大抵今日之患

用離間之術則太早用招降之術則太晚始之應變則太緩後之攻城則太急但務多將不務選將但務必進不務必勝但務調兵不務養兵但務增餉不務護餉在軍士則輕進輕退在將吏則一彼一此論賊勢則忽易忽難報虜情則倏來倏去聽朝議則乍佞乍賢奉　詔令則且行且止問將權則隨重隨輕行賞罰則忽予忽奪嗟乎此寧可令古人見乎頃者決大壩以灌之而賊勢稍蹙矣法曰以火助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不得已而用之未爲非策顧　國家二百年雄鎮三十萬生靈以與此五賊者爲殉以是而

成功不忍言也以是而猶不成功不忍言也執前八君子之事以律今日之事未必合也據今日之勢而八君子之術可參用也夫賊之計五而已不戰則守不守則走不走則降不降則死今不能戰不能守又不肯安坐而待死計必走虜而其下非世所指名者計必降當其將降將走各操其意必且內猜而相圖譬之同舟遇風則自相救援及船失墮水二人而遇一壺則爭而相擠者前懼於同死而後利於獨生也乘必死之會而微示之以可死可不死以待其自爲計可以離之使貳可以招之使降可以猝入之而使

下利鈍有期成敗有機前之難而後之易者前當其懼同死而後當其利獨生也自古叛逆戰則勝敗未分守則死亡立見今但以我策之得否爲賊命之短長爲今日計者惟在守強勢用全策而愼防其不必然其最急防虜入其次防賊出其次在士卒不用命其次在將吏不同心比者虜入而我邀擊之亦旣挫其鋒矣虜陽有所忿陰有所利勢未必不復來虜卽來不能越水與賊合賊不能出粟餉虜我堅壁列陣而勿與戰可饑而走也乘勝而撫之則易爲德且撫且不撫伺間而奮擊之可大勝也必欲害賊無寧利

虜利之不可得則因其瑕釁而忍之若不能利不能害虜勢盛而賊勢乘之事之不必然者一也我以水環城以兵環水備多而易分期久而易懈賊千人同心以爭一旦之命勢必不獨死我非但防賊兼亦防水我可以壅水爲我用賊亦可以決水爲賊用獸窮而鬬爲害猶淺川壅而潰其傷必多事之不必然者二也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平居無事時有譟呼死亡在前寧無反側兼以操之太急役之不均將既各私其軍人亦各私其命賞之則驕法之則怨呼之則不爲使不爲使者爲亂之漸也事之不必然者三

也師克在和善均從衆令師無成命人有成心功欲巳出而尚恐分於人害欲巳免而不顧移於國覆笑各異號令不齊見不同而生愛憎心不同而生乖阻賊以救死欲圖生則謀深而黨合我以邀功兼避罪則心二而權分相州之潰可爲炯戒事之不必然者四也夫惟杜意外之變而後可以保意内之勝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全必然之利急攻可以爲慂緩攻可以爲威先急後緩可爲儁先緩後急可爲懿攻而不攻可爲弇不攻而攻可爲恪受而降之可爲仁厚殺而降之可爲恂故曰據今日之勢而八君子之

術可參用也而愚尤有說焉兵不厭權法不離正無權則不足定亂無法則復生亂自寧夏兵變以來而陝州遵化之卒相繼鼓譟今蜀中又見告矣大畧以犒賞稍定法非盡行也夫虜去則議戰來則議賞軍餉無事則議減有事則議增是謂招虜使來賓軍使叛寧夏卽平憂未歇也夫惟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收必然之利亦惟伸必然之法而後可以杜不必然之變使無變可定無賊可破其功乃更出定變破賊之上若區區較難易於攻守抑又末矣

問今天下北苦虜南苦倭邊與海等耳制禦之

術同歟否歟倭患莫如嘉靖中其所蹂躪至慘矣以今計之將復然歟否歟倭破朝鮮其氣甚惡一時議臣謅謅然持籌而計有欲調客兵者有欲募民兵者有欲擣彼巢宂破之海外者有欲集我舟師禦之海上者其說孰爲得歟夫以蕞爾島夷事在境外而我廩廩自擾非所以爲名也朝鮮既破賊不即歸其意叵測而我晏然不爲備非所以爲實也茲欲酌於名實之閒求之情形之表使無事亦無擾有事即有備則何策而可諸士其各以意言之顧籌策足採否耳

文之工不工勿論也

執事以備倭策諸生愚未覩其形何知其情請對以臆按關白本以人奴戕其主而竊其國以詐役屬六十六州之君長爲封豕長蛇荐食朝鮮朝鮮剪焉傾覆越在草莽以赴告於我一時廷臣以爲倭破朝鮮勢必内犯有形矣而又或謂未見寇先自擾無爲也愚竊以凡所傳倭形皆未必實吾所疑者其情耳夫以窮海島夷一旦益之以一國金帛子女惟所取其欲有不饜者乎不焚不掠久留而不歸意何爲乎駕長風破巨浪不血刃而下人數十城此其兵力有不

足者乎平壤去義州數舍而按兵不進唱以華詞意何爲乎彼攻朝鮮而我以兵撓之有不忿者乎無損於賊而我偏師不返有不輕我者乎且忿且輕而漠然不報我爲是愛我而弗攻乎凡倭常情常態皆無足畏欲已盈而不歸兵有餘而不進且忿且輕而不即入則非常情常態不可測也夫倭猶鬼蜮也未覩其形未測其所向而惟擾奔驚是自疲也雖然與虎狼爲隣俟其搏人噬人而始備之則晩也吾非以一島夷遂足爲中國難也顧天下承平久武備弛一旦有風塵之警猝未有以應民不死於賊則必從賊不

則別去而爲盜賊兼之民室九空軍需百出催科轉急流亡轉多天下嗷嗷易爲亂始中國所備豈必在倭故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備不爲倭設而可以備倭備倭而可以無所不備則全策也葢倭與虜異今之倭與昔異禦倭於北與禦倭於南又異虜騎倭步虜聚倭散虜衆於倭倭慘於虜虜疾勝倭倭狡勝虜虜驟入驟出時出時入倭入旣難出亦不易非聚而殲之則坐而須其蹂躪耳故曰倭與虜異也昔之倭不過部落今之倭乃其酋長昔之倭乘風以入而奸民爲之役今之倭成師以出而奸

民爲之主奸民爲役其欲淺奸民爲主其謀深昔之備倭以衆擊寡今之備倭以寡當衆故曰今之倭與昔異也在南則川澤沮洳爲賊三窟且隱且出倏忽無常賊利在盤據我利在攻在北則平原曠野一望千里内無勾引之奸外無伏匿之地賊利在速戰我利在守在南則原野富饒餘糧棲畝縱復嬰地自守彼亦遊食自如守者反饑掠者反飽法當先戰而後守在北則地多斥鹵野無蓋藏我能自堅彼將立困攻者常勞守者自逸法當先守而後戰故曰備倭於南與備倭於北異也一時藎臣謀士持籌借箸議調

兵議募兵議搗彼巢穴破之海外議集我舟師禦之海上亦庶幾羣策畢舉矣顧未見事而調兵兵至無所事而罷則是示天下擾也行者苦暴露居者虞侵奪屯久則斧斨易缺事苦則庚癸易呼愚以爲與其調客兵不如增主兵有事而調兵策應則可先事而調兵戍守非也未事而募兵少募兵而特遣廷臣以出則是示天下輕也來者未必欲欲者未必來今日籍游民而軍異日驅市人而戰愚以爲與其募新兵不如補舊伍能練則舊伍亦强不能練則新兵亦敝也簡卒旅以破之海外以我之全加朝鮮之半此智

士所必乘也惟是少出師則不足以破倭多出師則無兵以禦虜即有兵吾憂其將即有將吾憂其餉即有餉吾憂其戰即戰吾憂其勝即勝吾憂其繼以卒予敵一之爲甚矣愚以爲越境攻倭異於出邊擣虜擣虜巢於塞外易攻倭城於海外難也集舟師以禦之海上以我之逸待彼之勞亦守險者所必資也惟是沙舟習水未必習戰北兵習戰又不習水且以海岸數千里海口數百處竭吾力而造舟不盈千竭吾兵而防守不踰萬此如乘鳧飛鴈翔集沙際一處瑕而數千里皆虛矣愚以爲沿海以備倭猶之築墻以

禦虜禦零竊之寇易禦大舉之寇難也夫倭之來不來未可知也吾不知倭之情而知我之情執事試觀今之談倭者有不色變者乎海濱大吏有不思釋負去者乎民有不思挈家走者乎廢閒將吏有不欲借以爲名而思起者乎調兵募兵吏胥有不緣以爲利者乎商船沙船有不疾首蹙額欲逃避者乎今講求一年　詔旨數下而各地方守備亦曾有一可恃無恐者乎亦有舉事而百姓不知擾者乎驟而聞之則急倏而不聞則緩更數日而又聞則又急更數日而又不聞則又緩急則謂倭必來緩則謂不必來意其

來卽若有倭見不卽來則若無倭夫倭何足畏吾備倭之情如此乃可畏耳言戰者多戰者少言守者多守者少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鎭靜以掩其不能任有如言戰而戰言守而守則款言止而武備飭矣業已有事方始問兵業已集兵方始問餉始可爲而以爲不必繼欲爲而業已無及有如用兵而兵具用餉而餉具則籌策預而應變速矣賊旣以聲動我我復操嚮以傳之相驚以强相誘以弱有如用五間以測其嚮操九變以逆其來則虛詐窮而民志堅矣下執形以罔上上復執影以覆之相應以文相欺以詐有

如邊將以兵力强弱爲賞罰邊吏以守備修否爲殿最則激勸明而軍實修矣旁觀者易而言之主計者易而聽之言事者以議出已而行任事者以議不出已而止有如言必責事事必責功小過小疑勿易法大利大害勿徇人則令一而視聽不惑矣任事者旣非始議之人當難者又非初事之人問之去者已非見任之官問之任者又無首事之罪有如事必考成議慎謀始用兵與養兵者共功罪修城與乘城者同誅賞則法具而規避不生矣人有必死之心而後可以戰有可生之路而後可以守凡城以衡僻堅瑕爲

差有如以某人守某城以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凡城皆可計日望救以免則經畧定而臨事不惟怯矣人必有利當其前而後有害持其後而後不得不爲凡守以寇至久近爲差有如守三日當小捷五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望風棄城者殺無赦則功罪明而臨敵不蓄縮矣凡事必務有益而去其擾必務有實而隱其名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修城垣飭車騎練土著積軍食可以備倭而不獨爲倭設也即倭不來而吾城垣亦修車騎亦飭土著亦練軍食亦積也寇未至以必備爲主寇旣

至以必守爲主郡與邑相援海與陸相接戰與守相權南與北相用而根本之計則莫若倣漢人扶風馮翊之制建河間保定永平以爲三輔三輔皆宿屯重兵取衛所尺籍倍廣其額汰老弱補精銳以一偏將將之取民間驍銳爲民兵以農隙講武事無農事願長爲兵者聽以郡佐將之兵主戰陣民主城守兩軍相爲表裏而總其事於備兵使者可以衛京師可以爲沿海聲援可以收俠少亡賴爲我用可以鎮服邊兵驕悍而使之不起其最要則莫如積餉積餉莫如暫留一二歲京運令民以本色輸官而貯之倉其次

莫如令民輸粟三輔得拜爵免罪三輔皆有額至數十萬而止趙充國欲積粟三百萬斛以破羌鄧艾積粟三千萬斛以謀吳意正如此總而計之其利有八民以粟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輸一而費三及至有事又從內帑發金錢召買則何不令民以粟爲賦官以賦爲餉是國與民兩便也中原夷曠無名山大川一有緩急民必望名城以爲歸旣可以實積貯亦可以食流移避亂者使勿走死而生變計是都與鄙兩利也當無事時兵自兵食自食而一有事則食卽爲兵待哺之民授之以刃數萬之衆可

立而具是食與兵兩足也人情非甚急不肯收保自爲煩擾及其急則寧棄以資敵今以計括民間有餘之粟貯官廩無事不稱厲有事易收斂是堅壁與清野兩益也天下有事調兵策應度道路遠近出粟以餉之兵不憂裹糧餉不煩飛輓是主兵與客餉兩充也嘉靖中設四都御史環京師未幾復罷又募兵督餉使者四出今此制一定一旦有急兵可三日達京師而儲待亦無不給是備倭與制虜兩宜也比歲不登民食半菽　天子發帑金以賑之此制一定可賑可糴可借以予民可予民而豐歲復收之是備兵與

備荒兩當也邊徼僻遠一遇歲侵計無復之今積貯既豐永平可以餉遼左保定可以餉雲中是重内與安邊兩得也所謂備不爲倭設而可以備倭備倭而兼可以無所不備者意在斯乎蓋自古禍亂之興或以不備亂而亂或以備亂而亂從備生擾從擾生困從困生怨從怨生亂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天下大患不在夷狄第使元氣不傷雖有外症何損止須靜以鎮之整暇以圖之求實心任事之臣而以必有益必無擾程其功效耳夫倭也卽使與我互勝互負互利互鈍以兵相弊我故勝之卽使與我無勝無

資無利無鈍以糧相弊我故勝之我何所不得乃至凜凜畏一島夷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七

馮琢庵先生誌狀卷五十八

明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

馮公墓誌銘

萬曆壬寅　月　日禮部尚書山東馮公以病乞歸至十有五疏上不許三輔臣助爲請不報癸卯三月初三日公薨上本欲大用公故重予公歸至是訃聞哀焉爲加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遣行人某護喪歸以某年　月　日葬于某阡先是公將薨呼其同里吉士公君孺而屬之曰子爲我狀誌墓必太倉王先生王先生知我其明月有寄公手書數行與余訣

者則屬纊之前二日也夫公文章事業滿天下何待
余知惟公則實知余余雖耄不文其忍辭馮之先本
臨朐人徙實遼左公曾祖憲副公某始復而士憲副
公有子四人皆舉制科公祖爲行人公惟重早卒行
人公子叅政公子履以文武材名世則公父也公母
宋夫人姫公時大母蔣夫人夢一朱衣貴人當戶自
名韓琦遂以名公公幼顗絕人而嗜學甚若常翳燈
帷中默誦竟夜惟恐父母知年若干舉山東鄉試丁
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余時司教習焉已卯授
翰林院編修辛巳直史館纂修大明會典尋授中貴

人書壬午冊封代藩時參政公備兵雲中公頒冊竟服上使衣拜舞庭下人皆榮之癸未充經筵講官丙戌同考會試尋編纂六曹章奏兼起居注丁亥大明會典成陞侍講賜銀幣掌文臣誥勑以爾雅擅一時戊子主考湖廣己丑充經筵講官尋補日講官與交河余文恪公私計謂講臣與上日隔徒屑屑守訓詁無爲也稍証引古今政治得失冀有所感動陛右春坊右諭德辛卯主考順天公兩主試事繙校無所避兩解首得之廢卷中皆海内名士所發策具宮府大計劃至而有深憂讀者始以王佐期公壬辰主武舉

會試癸巳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參
政公以盈滿爲念遽乞致仕公隨請覲省上賜以白
金文綺命乘傳歸歸而晨夕參政公側洗腆上壽郎
有司干旄及門不數數見也假滿更欲移病不許予
寬假會廷推閣臣當事者以公望重越資次推公假
又滿適上允輔臣奏修國朝正史起公副總裁乙未
陞禮部右侍郎而參政公病戒不以聞于公比公聞
疾且革矣遂一日三上疏乞歸并引講臣例請封父
母得旨如所請疾馳四晝夜抵家拜參政公于牀下
泣致封誥又三日乃卒公常謂人生平榮遇偶爾惟

是三日足當百年追惟主恩未嘗不流涕也戊戌服除巳亥以原官充玉牒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故事翰林佐吏部優游養望而巳公獨慨然以人材爲巳任太宰李公折行輩下公凡公所詮品裁定槩不復省畫諾而巳一時吏治稱得人每月揭官俸最深者于壁以次推補即才地不同就一月中低昂之後者不得踰營求之門杜焉辛丑草計吏條教極詳而覈且請准京察例增浮躁一欵無槩署跅弛者爲不及掩才士之長時論韙之旋主考會試時公初罷計憊甚然卷必竟閱詭衺者不得叅文體爲之一變無

何文選郎中以推欽降官觸上怒公爲太宰具謝罪疏乞令該司落職供事上嘉其恭愼報可十年以來聖怒發而復霽銓部之得所請者僅此而已是時稅使横甚頗侵黜陟權孫朝誣奏撫臣魏公允貞公疏以百口保之得不問張忠論知縣韓薰當調高察薦布政使陳性學可巡撫公力言其不可乃已李鳳請爲參隨官入貲加銜公爲移書陳大司徒止之士氣倚公而振是秋三品考滿贈封蔭子如制進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教習庶吉士旬日冊立詔下而公拜禮部尚書先是公請建儲止鑛稅疏且數十上所以啓

贊宮庭間更多苦心至是以大禮屬公士大夫咸欣
欣慶其遭焉追期司設傳經費不給公曰今日禮爲
重不可與爭時公弟戶部君瑗已輦遂餉四萬出都
矣即追還給司設而冊立行踰月　皇太子冠上慈
寧皇太后徽號明年　皇太子婚三大典皆成覃恩
封三代皆尚書學士而公體且以積勞瘁矣踰年竟
薨於官計公在禮部無幾何病居其九矣然所陳言
疏皆手創先以詔令不信災沴頻仍請急罷鑛稅撤
中使不報則請姑以中使之良者易其中尤無良者
語皆絕痛又請廣厲學官嚴禁異說列十五款以正

士趨修同姓諸王表月朔揭其府某爵應得之序以
格額外之徼請者秦王由中尉繼國統令甲惟嫡子
得襲餘子當仍中尉王以嫡久未生請先封庶長子
郡王以待嫡公執謂此濫端不可啟屢奉旨趣議報
終持不上有中使以監造乞易關防公弗給上至以
御前牙關防給之其執法不阿借如此壬寅歲暮猶
手條上四方災異陳弭救之策凡數千言病且亟命
家人補綴舊牘上之比于尸諫卽奄忽中與寮友昆
季相决絕語惟報國之為惓惓焉竟以是歿矣悲夫
公學以經世為主不喜為浮夸其籌邊料事如數一

二辛壬間有議開五臺鑛稅濟邊者公遺書彼中撫
臣云鑛利甚細而開釁巨釁必自內啟後數年鑛使
果大擾寧夏亂卒訌公語征西諸將無苦攻城無輕
決河水苟善用間賊黨行自潰後果如公言他策東
倭之不果就封楊酋之必以兵克皆驗而至其論虜
則謂欵不可驟罷宜以覊縻修戰具征東事竣則謂
當以倭遁論將士功不可更苛求其持論平又如此
每奏疏出人競傳錄大抵直如賈誼而溫達如陸贄
而約塈如蘇軾而巽深語欲涕微言可思尤善因事
納忠要以迎上善機連引端類諷一而勸百雖造膝

未由或不能盡見施用而後世盡臣良宰必有取以
爲法者見朝士好諍論多異同歎曰夫先自猜矣安
能禁上猜公事以國論衷之其私嫌則容爲譬解苦
口而不居德使人意消故朝士類有佗有黨而公獨
以中立稱猶記余在事時公數容規余過退而無後
言卽泰交疏小酬羣心其端已自公發之凡公所爲
朋友補過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居常曰處今之世論
事當先急公而後私事君當先勿欺而後犯但得寬
一分卽有一分之益爲一事卽有一事之功識者以
爲知言公內行純至事母夫人篤孝撫弟珂愛與敎

兼疾革時曰吾不没于婦人之手屬珂啟手足焉惠施宗黨斥俸之半置義田義學爲立族約諸葛太史妻子之托所以恤婺教孤無遺力爲公童子師及有一日之知報之無不浮其恩者尤喜奬成後進有寸長片善津津常不去口其家居時邑令吳君宗堯被逮公約士民送至濟上寄爲營救甚力令得不死甲午青大饑爲出粟里中賴存活者甚衆癸巳兵部檄調青州兵征倭時公在京力爭青兵但任城守不任戰得罷歸且人賦以道里費青民至今多有尸祝公者此于公爲細行然可書嘗私按公始末負朝望甚

蚤遇主知甚深然甚蚤則才太盡甚深則語太盡究公所以有聽有阻隽神㪚形而中道天者倘謂是也或曰公器局膽智大約如韓公而文采過之以過之故年位稍不及嗚呼人耶天耶吾以慨世焉公文集若干卷自有知者其詩以情真爲宗次傳聲調長篇感激沉壯類老杜五七言律和雅會心絕不如近時名家以浮音亢節自喜所著書有通鑑分解經濟類編兩朝大政記唐詩類韻藏于家公諱琦字用韞生于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癸卯三月初三日得年四十有六配太醫院醫士姜嵐女封夫

人男三長士杰聘南京刑部侍郎王公基男庠生世
鶴女次士楷聘兵部武選司郎中高公桂女皆以公
蔭爲國子生又次士榘聘吏科都給事中鍾公羽正
女側出女一字右府經歷石公恂男　夫人姜氏
出銘曰
顓頊馮公六德純備耦變適時剛柔乃配堂陛不親
如隔重淵遇公則合行方道圓物情求多人惡其上
遇公則降事任名讓水火搆鬬身爲鼎鼐七調其間
化爲和羹此徑彼塗弗避弗就中衢而趨萬術來奏
裒誠秉忠志在贊翊乞司厥成冊典斯秩先雲而雨

不汲自泉終畜其膏未沛垓埏福惟皇明痒乃邦國
于公可輕委命盡職旂旐來歸賁此壤塋蒐蒐不化
顧瞻帝京曰惟主恩未報以死繹思其先視我孫子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　國史　玉牒
總裁　予告　再賜存問年家太原王錫爵譔

明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

琢庵馮公行狀

公諱琦字用韞其先自臨朐徙實遼左至公曾祖憲副公復自遼左歸臨朐憲副公諱裕正德戊辰進士生四子皆舉制科有文名仲子諱惟重嘉靖戊戌進士官行人以出使卒是爲公祖行人公生一子諱子履隆慶戊辰進士官河南叅政爲藩臬名臣是爲公父公未育時祖母蔣夫人夢偉丈夫朱衣當戸問其名曰我韓琦也毋宋夫人夢有光如日入其室旬月而生公公生而壯偉頴慧絕人授書日記千言十歲

能文章嗜學晝夜不輟父母以勞禁之乃懸帳翳燭默誦達曙十六補郡諸生佘司馬立督學試爲山東士第一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時同選者二十八人公齒最後江陵張公嚴峻少所許可公每進揖目河中張公曰幼而碩者國器也己卯授編修用　大慶恩受封勑辛巳直史館纂修　大明會典　上方加意文翰　內出詞臣撰次耦語詩餘日以千數公取急立就無一不稱　旨尋授中貴人書訓以禮法中貴人奉之惟謹壬午　冊封　代藩代直雲中地參藩公備兵雲中公甫卅未數歲以

金馬近臣持節爲王國上介觀者塞塗呼曰　天使
吾郎君也　代王及文武大僚雅重公享有加禮公
一無所受癸未滿三年考充　經筵展書官丙戌同
考會試尋編纂六曹章奏直　起居注丁亥　大明
會典成陞侍講　賜金幣掌文官　誥勅訓辭典雅
受　命者以公當制爲幸戊子主考湖廣得儁獨多
試士數千卷繙校無遺拔落卷吳君化首解額果全
楚名士程録盡出公手其文以意爲主遍達無結屈
精覈切事情録行海內誦習文體爲之一變己丑充
經筵講官尋補　日講官與文河余文恪公約曰

前代經筵以資獻替今日講取訓釋耳　上久不御講講臣安所關其中當稍引古治亂證時政得失此古人諷諫意也今集中通鑑分解規戒措注皆有用之文成一家言是歲陞右春坊右諭德辛卯主考順天所得士及程錄一如楚中時邊費不足有議開五臺鑛稅以濟用者公寓書雲中撫臣云五臺歲議鑛稅千二百何濟緩急無論聚衆啟爭異日　朝廷聞而厚求中貴慕而營使禍且安窮數年後鑛事遂大起壬辰陞左庶子值寧夏亂卒戕撫臣脅虜拒守久不下倭入朝鮮迫遼左　朝廷旰食公居常念世受

恩厚仕十餘歲坐致華貫無所益今國有急思得馳驅自効時參藩公方爲易州兵使臺臣薦其材宜在行間參藩公謂公內外臣圖報亦均吾邊吏也戎乃其職吾宣力疆埸爾顓精論思分誼庶幾各盡會事寧皆不果先是征西諸將棊大司馬李將軍夙知公有文武材毎進戰輒馳騎問方畧公策首用閒無數攻城無輕決河水恐肉薄多殺士卒川壅猝難自保以雄鎭百萬生靈易數賊命非完計是秋公主武舉會試以東西事發策備陳利害放榜寧夏平前後言皆奇中癸巳二月大計京朝官時論稱允而考功

郎旋削籍去言者力爭至引左庶子馮某謂二百年
無此考察以爲重　東宮未建　上下三王並封議
公奏記太倉王公曰是必不可王公亟上章已之亦
稱得馮某書云然其爲時所推如此無何陞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參藩公自河南入賀公
日夕侍參藩公顧衣帶曰物忌太盛父子而一時共
此豈涼德所堪即日上章致仕公隨請覲省　上錫
以文綺給道里費乘傳去旌麾金紫項背相望都人
以爲榮公既歸奉二尊人懽甚晨昏上食視寢無間
參藩公晚年豪於酒巾車匹馬逍遙郊墅間公

入則佐觥籌出則鞚引導從娛戲色笑比于嬰孺或
時休沐去左右則必問誰侍翁得無不適自官府及
戚里酬應一切謝絕人罕覩其面曰某以仕宦早離
膝下幸 主恩許侍居一日則侍吾親一日他非所
知也假滿以親老移病再告不許予寛假半歲會
廷推閣臣公資未及且家居當選者拟公重望遂越
次列公名假滿將復請叅藩公曰豈可以我故數孤
上命輔臣奏修 國朝正史起公爲副總裁不得
已就道乙未陞禮部右侍郎時倭報紛紜大司馬石
公主封貢公曰倭跳梁海外安所需吾封阻之不能

得丙申　乾清宮火公從禮部上疏修省又約日講
諸臣別疏同上夏叅藩公病戒家人勿使公知比公
聞巳疾革矣叩　闕三疏乞歸并引講臣例請封父
母　上悉報可賜金給驛如前封叅藩公如其官母
爲淑人公拜表宵馳京師至齊門千二百里沿途置
騎道左銜尾而易不解衣四晝夜抵舍致　恩命榻
前泣不能止叅藩公笑曰子若是此不足翁所恥爲
公強舉一匕箸又三日乃卒公毀頓欲絕者數四喪
制務遵禮法而儀物之豐哀戚之至四方來觀者謂
全齊從所未有三年杖而後起戊戌除服　廷臣再

推入　内閣不果公雖家居見　朝政士論有不便
者輒憂形于色時中使四出百姓嗷嗷庶僚比見斥
逐縉紳之勢愈輕而士大夫意見復多有同異公謂
羣臣自相猜阻何由見信于上不信則不任不任則
權且旁竇移書　朝士必以至公血誠息爭絕疑共
濟　國事爲主其有以巳意水火者皆極力譬解聞
者亦自爲融釋楊酋事初議勦旋更議勘數年無成
畫公以賊旅拒　命法宜必討苐厚集兵威迫而間
之賊將自殲時多主勘者而酋畔與益甚後卒用大
兵而後平自庚寅河西創後談虜者爭言罷款公謂

不量力而驟絕虜勝算安在九邊無所不備奚恃而
無虞且我曷不問内修而亟挑釁乎所與邊鎭督撫
書權闗右宣大緩急不失銖兩數年邊事以覊縻少
息無能易公言者王師救朝鮮或謂我不當代受兵
公曰我非救朝鮮乃爭朝鮮也我于朝鮮如漢人保
西域以制匈奴豈可使折而入倭以爲倭用經畧邢
司馬公將濟師異議者持之急公致書邢公曰今日
事如唐討淮蔡惟天子與裴晉公斷之故能底績耳
若如老兵費財之説捷于何有及倭遯去異議者猶
不已公謂釜穴既空屬國完復此何可謂非功諸臣

久覊異域轉戰數千里郎有所亡失詎可謂罪天下
皆以公言爲平公辨析諸事具見全集書叙中文多
不載己亥以原官充　玉牒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
郎誓墓而行曰非報國無以寧吾親也時公浸向用
天下想聞其風采故事翰林佐銓者多優游不與事
公曰惟才濟世惟宰任才　天子不以臣不肖俾貳
均統豈敢以尸祿卒歲太宰李公于公爲父執尤愛
重公虛己以聽之啟事須公屬草諸司章奏悉付公
裁正公知無不爲入省則詮叙品流研審其賢不肖
出則延士大夫咨吏治察民隱劑量人地之宜而上

下其任一時官無失職人無滯才天下莫不喜公之得盡其用亦莫不多李公之能推心于公也往時銓司遷轉論俸而資望或相兼淹速不能無疑且嗜進者易懷徼幸公申議于部疏爲定格月朔則以一月之内俸最深者揭書壁間次第題補不盡則開入下月之首其以地之遠近才之繁簡有所低昂者總于本月應陞員數斟酌即有欲行其私厚營求者勢不可得銓路稱平山西稅監孫朝誣奏撫臣魏公允貞下部院叅看公具疏魏公清正於天下撫臣無兩願以百口保之　上置不問張忠論知縣韓薰嘗謁高

宗薦布政陳性學爲巡撫公力言中使不可侵黜陟權事得已故納粟入監及吏人請假者例出金若干爲部費積金千餘公曰此無名錢不可蓄白宰公罷之而以其餘請修考功官署後言者指爲部僚私橐而不知其有前奏公用都給事中王公德完上疏下
詔獄公憂之至廢寢食疏救不省及王公被杖去公爲延醫護出疆視其無恙乃已辛丑計吏條奏約敎一出于公比往例倍爲詳審舊制外考當左降者悉著不及公以不及者謂其才力劣耳若輕佻周章豈盡無才者今以有餘爲不足非裁抑成就之意乞

如京察增浮躁一款從之饒州通判沈栲以墨轉王
官緑稅璫保留舊任公諫于太宰大計後特疏栲罪
上立命削籍廣東稅使李鳳乞爲參隨官入貲加
秩事下戶部公移書大司徒陳公力止得罷旋主考
會試衡藝必以典正不悖經訓爲準制額三百人卷
皆親閱詭異者悉置不録所取號爲得人既復慮士
習浮侈乃於肅官常疏中備言士慎始進而近日奢
靡相高實長貪競乞嚴加約束于是士稍慕爲澹泊
浸浸有崇雅之風文選郎中以推 欽降官忤 旨
陳狀公爲太宰具疏請罪且言選司之難乞令郎中

落職供事　上褒嘉允行嘉靖中總督尚書張經以
讒死事久無爲言者公疏白其寃與郵典山西布政
麻溶有清操卒官請贈太僕卿公勤勞職業畧無停
晷而遇事必言或非本部職掌事有關係者即闔門
草奏反覆論列不憚煩聒佐政僅二年請建　儲止
礦稅之疏無慮數十又善以微辭納約言必中窾
上諭戶部有君臣一體語即具疏爲羣臣引咎以動
上意稅使陳奉激變楚民罷還即請釋奉所誣逮
諸臣罪中行秩滿及行取官有先授職者隨乞并下
散館及臺諫之　命兵部職方司官合署被黜主事

朱君化孚以奉差特免因備列十九年後各部司屬未承行而併罷者宜加甄敘其因事納忠皆此類上或聽或不聽而誠悃所發毫無隱情孜孜焉惟恐不及盡言為媿疏辭剴而暢類蘇氏父子而加婉每一疏出都人相競傳錄滿三品考贈封如制廕一子入胄監復推入　内閣不果進左侍郎協理詹事府教習庶吉士旬日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疏辭不許時將舉　東宮典禮特簡公為宗伯中外相慶得人公入部三日具　上儀注行禮有期忽司設傳經費不給當改卜公曰此萬世計豈容旋踵柰何以

一時費稽大典度支即匱極他處萬萬可緩必移以
佐此時公弟戶部君瑗葦遼餉四萬出都矣馳檄追
還給司設而禮成踰月　皇太子冠上　慈聖皇太
后徽號明年春　皇太子婚未半歲四舉大禮是時
三殿未修　朝儀曠廢掌故多闕公倉卒受　命
隨宜斟酌無一不稱　上意輿情大服　覃恩封三
代皆尚書學士誥詞備極褒美　郊廟罷享者十餘
年公以　大典告成此可言之機疏謂　皇上以大
典之行歸德　聖母躬薦徽號願以事　聖母之心
事天躬行郊祀　詔以三殿未建禮儀不便躬親已

之三月　上體違豫公方以積瘁致病朝夕走問
起居夜徬徨不寐日不再食如是者浹旬病日益進
公不爲意也忽奉　旨停鑛稅雪冤獄録廢臣及罷
諸役之不便者　命下遠近歡呼越二日　上疾間
有　詔仍舊公上言　聖體危而復安　聖德光而
復晦布二三之令失億兆之心後有緩急　詔令將
不可信黃河涸竭運道塞公言黃河亘古巨浸豈容
竭澤今中使播惡幾遍海寓土崩瓦解所在見告天
心仁愛灾沴已多而復示以河竭諄諄懇不啻耳提
皇上寧無動心願亟罷鑛稅撤中使以答　天意

巳復陳救急易行之策謂陳奉一易全楚帖然今天下行事最酷爲怨太甚者不過四五人願　皇上召還民之所怨者以畀民之不怨者卽中使之中寬猛相代庶幾可救蒼生倒懸之半疏上皆不報公見士習異說以二氏之語亂經傳註幾廢疏請釐正　上嘉納之令部具條例乃酌爲十五款條　上悉下所司議行　宗藩日盛雖定有分限而格外請求者多公曰裁以義不若齊以法乃修同姓　諸王表親疎爵名遞次其等月朔據其府某爵應得之序立成大書榜之通衢毫髮不可踰越覬覦者自銷　秦王由

中尉入繼國統惟世子得襲親王餘子仍當如中尉
制王以妃久無出乞先封庶長子郡王以待嫡 上
下部議公曰庶長子今封郡爵他日嫡子生則庶長
子爵如故一子業已可封諸子誰非可封者濫恩于
何所底且 秦藩既得請 諸藩以旁支繼者不少
請者紛然而起嶄之將何辭持不上久之 王再疏
請 上復下部趣報公竟寢其事 崇王爲世子請
封繼妃已得 俞旨俄復請封再繼者公執奏勿與
上內批與之通政司使沈公子木奏復建文祀公
曰是當言者覆請立建文廟于懿文太子廟側以時

享祭不果行時公病愈深累疏乞休再乞補左右侍郎　上勉留不允元輔諸公密疏稱公爲　聖世寶臣宜許暫歸就醫以待他日大用亦不許公念　上眷厚非旦夕可去且無二卿不宜久弛部務力疾出廳事司屬關白裁決如常舊禮曹歲終類奏災異止應故實公以今年災變特甚上弭災疏疊疊千言見者不謂其病也　福王婚禮擇吉　上命中使召公匍匐入　長安門顛仆不前儀制郎中棒　勅出扶掖以歸除前數日猶執筆理簿書務完一歲事癸卯元旦晨起衣冠拜行廟壽太夫人成禮又二日屬入

視之則聲咯咯在喉間病不可爲矣就與語絕無顚
慘可憐之色且見太夫人憂甚故爲寬容時命進食
食不入則匿其餘告太夫人曰兒小愈今食倍他日
也至是乞歸疏凡十五上元輔諸公又爲代請者二
卒不報淸明前五日處置後事書遺囑井井無一剩
語二月晦甦見其委頓執手泣失聲公曰無爲怛化
命數已定所關者大縱費心力何能爲也問其所欲
言俯首稱老母二字即止已謂諸弟曰吾且死第報
國之心不能萬分一日前有疏未就願附古人尸
諫之誼可補綴上之三月二日漏下二鼓公延康侍

御及爾并門下士數人入臥內尚儼然正冠徐曰與諸君作別已而屈身向前以手招爾曰行狀在予又曰啟予手啟予足乃拱而稱謝衆出令侍者執筆書碑誌諸文曰乞言其公某公書完猶有所改易雜初鳴問左右疏上否對曰已上遂命盥沐顧諸弟曰可矣吾不死于婦人之手弟當爲吾更衣衣竟移榻就中堂方至而歿越數日榻後得詩草曰浩渺天風駕海濤三千度索醉仙桃翩翩一鶴青冥去已隔紅塵萬仭高蓋絕筆也嗚呼異哉公天姿傑邁詞采英發可以雄視一世而接賓客當事任和易周慎常若不

及孝友篤至而不爲曲徇姑息之愛撫弟珂妒少子教之如嚴師惟恐拂其意又慮不達其材其家居詩鶺鴒諸篇大抵惓惓友于所爲作也録廕意在弟曰與吾子不若與吾父之子弟不受遲久始定尤重雍睦喜施與慕義若饑渴宗黨婚葬不克舉者則曰于我乎給自禮部侍郎歸積俸不滿三百金以其半置義田義學而訓族之子弟立爲約戒以垂永久授業師張先生謁選入京道侮緹帥緹帥令邏者以旁事誣引欲置之死公以室居先生身爲先生營救誓以官贖先生事卒得白楊民部文裕亦公在固安時所

授業歿而無子托邑令厚恤其喪爲之立嗣余司馬
故粤西人其少子兄弟不相容出居孝感致書孝感
令延師而教之爲寄束修費故相高公拱與公從祖
光祿公有隙柄銓日格絫藩公選取高郵典久罷子
務觀疏請下禮部公以高有籌邊功覆給郵典且與
贈謚葛太史曦臨沒托公以其子出槖中付公藏公
外爲治喪令姜夫人內伴其配任氏調護無餘力求
給諫楊君士鴻女妻其孤後任氏亦卒而太史兄尚
寶公適辭官歸里乃還之槖共謀所以教孤者歲必
問其何業至今未巳童子時塾師二人居里中巳老

則月出錢米給饔飧以養故交一日之懽靡有不報不于其身則于其子孫尤喜奬藉後進士出其門以文名者甚多料事深遠能言人所不能言忠于人謀而不肯居德邑令吳君宗堯爲稅使所中逮繫連及郡守丞以下齊人洶洶公時家居約闔郡士民保持令至濟上齎書都中親密爲之營救後令卒得全郡守臣不至重譴公與有力人無知者甲午齊大饑出粟臨朐益都二邑間全活數十百人性澹泊無所好而獨喜佳山水東方之勝足跡皆遍素不嗜酒晏會未嘗卜夜至與之論風雅辨古今沛然如萬斛之泉

終日霏霏不絕談諧戲笑皆成文章平居不問家人生產漫然若無意世故者及臨大事持正議則凜不可犯在禮部一切貴寵陳請無絲毫假借中使以監造乞易關防公執勿給　上以御前牙關防給之後又有乞者復然至以　上怒動公亦不移也公于學無所不窺而以實用爲主常曰性命淵微奧窔未易測名物象數耳目未易該博古期于可行窮理要在致用故其文章關于世務者爲多焉每謂歷代文學之臣必有以議論爲功業者如漢之董賈晁錯唐之魏玄成陸敬輿宋之歐王司馬其文皆專于經世而

有用與不用公之在我　亨當比于數子惜用而未
盡其賈長沙陸敬輿之儔乎公于治術尚名法主清
議而不爲苛激嘗語所厚善今天下內外睽隔人材
銷落論政當以體國奉公爲先別白是非爲後事君
當以誠意感通爲先犯顏觸忤爲後若能隨分盡職
殫竭心力寬一分則受一分之益爲一事即有一事
之功此可謂識救時之機得解紛之要者矣公幼喜
爲詩其詩貴見情眞而用意遠格雖師古法在獨造
常與友人書曰有吟咏之詩有著作之詩如杜子美
者所謂著作之詩也故其長篇諸什往往以用世之

志自見意蓋原本杜氏近體和雅不爲亢厲峭急之
語今所存者猶爲未竟之業而卽其所造與模擬形
似流連光景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以早達未及著
書僅有通鑑分解經濟類編兩朝大政紀唐詩類韻
藏于家文集　十卷尚多散佚後世必有傳之者公
生于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癸卯三
月初三日春秋四十有六配姜氏累封夫人太醫院
醫士嵐女男三長嗣子士杰聘南京刑部侍郎王公
基男庠生世鶴女次士楷聘兵部武選司郎中高公
桂女二子皆廕入國子　　棨聘吏科都給事中鍾

公羽正女俱側出女一字不府經歷石公恂男
夫人姜氏出黽與公居同里生同庚閥閱相比世好
札乃而又與公少同筆研晚年通籍又出公門下公
謂黽頗爲知己故屬纊之際以狀見托小子其曷敢
辭然當公從仕之後黽方幽居一壑其立　朝大節
槩未有聞而辭之蕪陋又不足以闡揚德美掇拾十
彿十不得其二三若夫嘉銘貞石光賁九原則有大
君子之鴻筆在矣

翰林院庶吉士同郡公黽謹狀